

突破性的畅销书，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册！

无可争辩的文献证据：关于地球的起源和人类在天上的祖先

第十二个天体

The 12TH PLANET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著 宋 易 译

The Earth Chronicles I
地球编年史 第一部



30周年双里程碑庆典纪念版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12TH Planet

The Earth Chronicles I

by Zecharia Sitchin

第十二个天体

《地球编年史》第一部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著 宋 易 译

THE EARTH CHRONICLES I: THE 12TH PLANET
by ZECHARIA SITCHIN
Copyright: ©1976 BY ZECHARIA SITCH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ZECHARIA SITCHIN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BIG APPLE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中國大陸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书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6)第4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十二个天体/[美]西琴著;宋易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229-00674-7

I. 第… II. ①西…②宋… III. 天体演化—普及读物
IV. P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78094号

第十二个天体 THE 12TH PLANET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著 宋 易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丛书策划: 朱子文 陈 慧
责任编辑: 陈 慧 陈红兵 责任校对: 温雪梅
装帧设计: 味计设计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海阔特彩色数码分色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市江北五里店岩口41号 邮编: 400025)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 68809425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0 字数: 250千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0674-7
定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 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所有讲述地球起源的书中，这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它是空前的。”

——《东 - 西》杂志 (*East - West Magazine*)

✠ 纳菲力姆——那些来自遥远外星的淘金者——是如何运用克隆技术，创造出和他们一个模样的地球生物的？

✠ 这些“诸神”，为何要在13000年前通过大洪水来毁灭人类？

✠ 当他们的星球每隔36个世纪靠近地球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 《圣经》与科学是否矛盾？

✠ 我们是否孤独？

“重量级的学者组合……

数千年来，祭司、诗人和科学家都曾努力地解释生命从何而来……

现在，一位公认的大师，知名学者，带着一个最为惊人的理论来到我们面前。”

——美国合众新闻社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中译本总序

对一个读者——至少是我本人——来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具说服力而且也最陌生的关于太阳系与人类历史的知识体系。它是如此恢弘、奇诡、壮丽，使我首次意识到，当我们终于有机会和能力追寻人类起源的真相时，才发现事实竟然比想象或幻想更加不可思议。而此前，人类也许并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就置身于创造的奇迹之中，或者，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被创造的奇迹。

我相信，大多数对人类进化有兴趣的人都将对这个系列的图书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同样，对《圣经》(The Bible)故事以及大洪水之前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也可能会有同样的阅读姿态。你是否思考过，为什么我们这个种族是地球上唯一的高智能物种？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从古代的哲人到现代科学家，都无法完全回答我们从哪儿来？或者你是否知道，为什么希腊词汇anthropos（人类）的意思是“总是仰望的生物”？甚至连earth（大地、地球）一词都是源于古代苏美尔的e.ri.du，而这个词的本意竟是“遥远的家”！

撒迦利亚·西琴在《地球编年史》(The Earth Chronicles)系列图书中回答的远不止这些。

西琴是现今仅有的少数能真正读懂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学者之一。他穷尽一生的时间探究着我们的起源，当然这些研究要证明的绝对不是一群下树的猿猴怎样奇迹般地成为了人。作为一位当代伟大的研究家，他既利用了现代科学的技术，又从古代文献中窥知了那些一度处于隐匿状态的“神圣知识”。而这些神圣的知识所包含的内容，正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甚至，我们往何处去。从《地球编年史》的第一部《第十二个天体》的出版，到第七部《完结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的出版，其间耗时达30年。而他在这30年间所作出的成果，对于全人类来讲，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他的观点是：人类种族是呈跳跃式发展的，而导致这一切的是在30万年前的星际旅行者。他们在《圣经》中被称为“纳菲力姆”（中文通行版《圣经》中将其误译为“伟人”或“巨人”），在苏美尔文献中被称为“阿努纳奇”。与《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话式历史不同，他通过分析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文献和希伯来原本《圣经》，替我们详细再现了太阳系、地球和人类这一种族及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同时也证明了伊甸园、大洪水以及《圣经》中的英雄人物是史实

而非神话。他的研究成果让进化论与《圣经》不再相互抵牾，这一点是空前的，人们有可能会在他的理论中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认同感，而这样的认同感不是进化论或《圣经》能单独带来的。

西琴发现，借助现代科学手段而得来的天文资料，竟与古代神话或古代文明的天文观有着惊人的相似。令人震惊的是，数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的天文观甚至是近代文明所远远不及的。哪怕是现在，虽然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第十二个天体”尼比鲁的迹象，但却无法证明它的实际存在；而位于人类文明之源的古代苏美尔，却早就有了尼比鲁的详细资料。《地球编年史》充当了现代科学和古代文献之间的桥梁，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古代神话及天文学的帮助下，西琴向我们全面诠释了太阳系、地球以及人类的历史。

西琴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发现真正的人类只有30万年的历史，而非之前认为的有着上百万年历史的观点。而这是基于他对最古老文献的研读，对最古老遗址的考察，以及对天文知识的超凡掌握。借助强有力的证据，他向全世界证明，人类的出现是源于星际淘金者阿努纳奇的需求。人类是诸神的造物，这一点在《地球编年史》中有着完美的科学解释。

不过，这套旷世之作的重点并不仅仅止于此。笔者曾在玛雅抄本中看到，其历法中“第四个太阳纪元”的最后一天是2012年12月21日，由此不少人认为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同时也有不少将其视为谬论。事实上，玛雅历法认为，在2012年年底的那个冬至日之后，人类、地球乃至我们的整个星系，都会进入全新的“第五个太阳纪元”。在这套书中，撒迦利亚·西琴为这样的说法给予了科学的论证——当然，并不是论证“末世论”。在《地球编年史》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各文明神话中对于“神圣周期”的理解竟然出奇地一致。与这个周期相关的正是太阳系的第十二名成员，被称为“谜之行星”的尼比鲁，即阿努纳奇的家园。所谓的“末日”——如一万多年前的大洪水——是尼比鲁与地球持续地周期性接近的结果，而人类文明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末日”中走向未来。

在笔者看来，《地球编年史》是一部记录地球和地球文明的史书，它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思想和观点那么简单。它是一本集合了最新发现和最古老证据的严肃的历史书，从“只有诸神在地球上的时代”开始，讲到众神如何建立地球太空站与居民点，讲到“原始人工人”被创造的年代，讲到他们作为人类“在大地上繁衍壮大”并如何“打扰恩利尔”，于是，到了距今1万年前，诸神决定不把巨大潮汐波即将到来的消息告诉人类。但“造人计划”的领袖“恩基”，却将其泄露给了“阿拉塔哈希斯”，并指导他造了一艘潜水艇“方舟”，带上“洁净的生物”存活了下来。

而对未来，撒迦利亚·西琴同样有着科学的预测。按照古代神话中“神圣周期”的推算，以及最新的天文学研究成果，表明一次巨大的事件就快发生了。凡是接触过各古代神话的读者都应该不曾遗忘，诸神曾向我们许诺：“我们还会回来。”那么，如果他们真的以某种身份存在的话，人类与造物者的再一次相会，是否就在公元2012年呢？

我不禁想起17世纪英国语言学家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创造的一个词：EVERNESS，他用它来更有力地表达“永恒”之意。而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以此为名，写下了一首杰出的十四行诗，仿佛是在与西琴所关注的领域相呼应：

不存在的唯有一样。那就是遗忘。
上帝保留了金属，也保留了矿渣，
并在他预言的记忆里寄托了
将有的和已有的月亮。
万物存在于此刻。你的脸
在一日的晨昏之间，在镜中
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反影，
它们仍将会留在镜中。
万物都是这包罗万象的水晶的
一部分，属于这记忆，宇宙；
它艰难的过道没有尽头
当你走过，门纷纷关上；
只有在日落的另一边
你才能看见那些原型与光辉。

《地球编年史》——这套被翻译为二十多种语言的全球畅销书——竟然是在第一本发行30周年之后才被引入中国的。而在这30年前，是另一个长达30年的研究过程。也就是说，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次半个多世纪的等待。

宋易

2009年4月1日于成都

30周年双里程碑庆典纪念版序

谨以本书的此一版本献给双里程碑庆典（celebration of a double milestone）的读者。首先，它属于《地球编年史》系列；其次，它的发行标志着这套丛书的第一部迎来了首发30周年纪念版。

在出版史上，尤其是非文学类作品中，很少有这样在出版界风靡多年、持续畅销的读物。《第十二个天体》做到的不仅如此，还有更大的突破：它的平装版在美国知名出版社AVON BOOKS印刷了45次！这是一个记录。此外，还有22个语种的翻译版本同时面世。包括英语在内的不同语言的硬壳精装版、软壳精装版、平装版、口袋版、磁带版甚至盲文版……都在不断地重复出版，使这套书已有了上千万的读者，并时常被引用（当然，免不了也被错误地引用）。无数的书刊和媒体都称它为“经典”。

不过，当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从没有预料过它会被置于如此炫目的高度，也没有想过它，不，是它们，最终竟会有七本，成了厚厚的丛书。事实上，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我竟会在标题上加入“天体（Planet）”二字。我唯一的动力和渴望就是还原《圣经》中的真实身份。纳菲力姆（Nefilim）并非《圣经》中提到的巨人（Giants），而是被苏美尔人（Sumerian）的神话称为阿努纳奇（Anunnaki）的天外来客。这种全新的认识给我带来了新的思路和研究前景。最重要的突破来自于对苏美尔以及巴比伦（Babylon）的创世史诗（Epic of Creation）的重新认识——它们是一份古老而精细的科学文档。我从中得出的结论尊重了一个古老的观点，即：在太阳系中，在我们目前已知并安居的行星地球之外，至少还有一个星球曾经是能够供某种生命生存的，并且，它与我们有着无比深刻的联系。显然，这事关地球上的生命的起源，以及发生在遥远过去的空间旅行。对我来说，这种认识预示了之后一系列在30年前想都不会想的科学研究，诸如太空穿梭、基因探索和其他各个不可思议的方面。

本书显示了进化论和《圣经》的冲突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将是持久的。我相信这一点，因为它告诉我们人类起源的真相，以及——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广袤的宇宙多维度时空中，我们并不孤独。

撒迦利亚·西琴（Zecharia Sitchin）

2006年10月于纽约

初版前言

《旧约》(*Old Testament*)伴随着我的童年。大约50年前,当它的种子植入我的心灵时,我完全不知道它与进化论之间的激烈争论。但是,当一个年轻的学生学习一门叫“起源出现在古希伯来”(Genesis in Its Original Hebrew)的课程时,我心中出现了一次和自己展开的冲突。

当时,我们阅读到第六章,上帝打算发动大洪水消灭人类。在那个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的关键时刻之前,所谓“众神之子”,也就是那些娶人类的女儿为妻的生物,还居住在地球上。

在希伯来的古文中,他们被叫做“Nefilim”,老师解释说,纳菲力姆就是“巨人”的意思。但我反对说:“难道它不是应该直接被解释为‘被放下的人’(Those Who Were Cast Down)吗?他们是不是曾经真的到访过地球?”因为nfl这个动词是“降落”、“堕落”、“掉下”、“放下”的意思,nfil是nfl派生出来的动名词,意思是“从上往下降的人”,而nflm则是它的复数形式。所以,它们不该被意译为巨人——哪怕也许他们可能真的是巨人,但“巨人”二字却未能指明他们最重要的身份属性:从上(意为“天”)往下(意为“地”)降的人。可见,Nefilim的准确翻译应该是“从天而降的人们”。

当然,我被老师指责了一番,并被要求要接受传统的解释。在老师看来,我不能对人们诵习经年的《圣经》钦定译本的权威性表示怀疑,可正是老师的这种态度反而增添了我的疑问。

在接下来的年月里,由于我已经学习了古代近东(Near East)地区的语言、历史、文化和考古学,“巨人/纳菲力姆”就成了一个长期的困扰。考古发现和对苏美尔、巴比伦、亚述(Assyrian)、赫梯(Hittite)、迦南(Canaan)以及其他一些古代文字及神话的解密,更加证明了《圣经》经文中对王国、城市及其支配者,还有那些相关的地点、寺庙、商路、人造物品、工具和当时的文化风俗的描述,具有多么一致的准确性。

那么,现在是不是到时候该来接受这些如此相似的远古文明带给我们的信息,并相信所谓的“巨人/纳菲力姆”其实就是从天堂到地球来的访客?

《旧约》中不断重复着“耶和华的王座在天堂”、“在天堂里主注视着凡间”云云;而《新约》(*New Testament*)中也反复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但《圣经》的可信度因进化论的出现而有所动摇，后者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同。如果人是进化来的，那么很明显，他们不可能一次性就被某个神创造出来，并有预谋地建议：“让我们把亚当（Adam）造成如同我们自己的形象或式样。”

所有古代人都相信神灵曾从天堂到过地球，并且他们有能力随时朝向天空，突然升起。然而这些神话从来没有被证实过是可靠的——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被那些刚刚入道的学者们定义为杜撰的故事。

古代近东的一些写作包含了大量的天文学知识，它们都非常清晰地指向一个星球，并说明，那些太空人和“神灵”都是来自那里的。然而，150年前，当近东的学者们辨认和解读那些写在古代的宇宙学清单上的天体时，我们的天文学家们还不知道冥王星的存在（直到1930年）。

当时他们是如何去尊重并接受这个突然出现在我们星系的新成员的存在？就和我们现在一样：古代人知道土星以外的行星，为什么就不接受来自古代的、能证明“第十二个天体”存在的证据？

当我们自己开始太空冒险，一个全新的视野出现了，对古代经文中描述的认同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现在我们的宇航员已经登陆了月球，无人飞船也在探索其他的行星，这足以表明，在外太空，比我们更加先进的文明曾派遣他们的宇航员登陆地球并不是不可能的。

的确，很多流行作家都曾猜测古代的一些人造物，诸如金字塔或者巨石阵，都是由来自外星的更加先进文明的访客指导完成的——那些古代人难道可以靠自己掌握那些科技吗？

那么看看另一个例子，苏美尔文明，在6000年前它们没有任何预兆地突然消失了。由于这些作家们通常无法清楚地表述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与过程，最重要的是，没有查明那些古代的太空人是从哪里来的，因此，他们留下了令人好奇的问题，却没有答案——有的是对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的进一步思索。

通过30年的研究，我回到那些古代留给我们的信息之源，还原它们的真实面目，并且，还原一个合理的、无间断记录史前事件的编年史。所以，本书旨在带给读者一个可以回答那些特殊问题的真实故事，关于时间、过程、原因——所有这一切究竟从何而来？

我的引述、列举和证据，主要来自于那些古代的文字记录或图片本身。

在本书中，我试图去破译一个古老的宇宙进化论，它的观点似乎和现代的科学理论极为相似——太阳系是如何形成的，一个外来的行星进入了太阳轨道，之后地球和其他部分也相继被带了进来。

我所提供的证据包括了一幅从那个行星——第十二个天体——飞至地球的空间宇航地图。然后，依次是：在纳菲力姆引人注目地建立了第一个地球“殖民地”之后，他们的领导者被加上名字，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的爱与嫉妒、成功和奋斗，都被描绘了下来，成为了“永恒”的世界。

最重要的是，本书的目标是追溯那个导致人类被创造的重要时刻。

接着，我指出了人类和他们的主人之间的混乱关系，还对伊甸园、巴别塔和大洪水的解读有了新的突破。

最后，人类——也就是我们身上，那些被创造者赋予的生物特性与物质特征被确定下来，在众神离开地球之前。

本书表明，我们在太阳系中并不孤独。作为一个普遍的信念，它也许会在世界范围内增强而不是减弱。因为，如果纳菲力姆创造了人类，他们只可能是在执行一个巨大的、大师级的计划。

Z·西琴

1977年2月于纽约

引用来源

本书所引用的《圣经》原文，主要来源于《旧约》希伯来语的原始文本。必须牢记的是，所有最重要的《圣经》翻译版本，在其结尾处都有这样的标记：翻译或解释(translations or interpretations)。因此，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希伯来语的原文到底在说什么。

通过这些引用，我对比了以下几种文本：希伯来原文、现有的其他翻译版本，以及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Akkadian)的文献/神话，才发现原来我自己相信的东西是一幅多么精妙的图画。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苏美尔、亚述、巴比伦以及赫梯的文化，吸引了一大批学者。但对其语言和文字的解读，最早是靠抄写与音译，最后才是真正的翻译。

奇妙的是，有许多例子说明，有时仅仅靠很久之前的一些记录和音译，就可以从后来不同的翻译和说明中甄别出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当然，在另一些情况下，当代学者的发现也可以让早期的翻译焕发生机。

本书的最后部分是关于近东地区的文字资料，范围从最古老的一直到最新的，它们跟在一些学术资料后面，其中一些对理解这些学术思想会有极为宝贵的贡献。

目 录

01

30周年双里程碑庆典纪念版序

03

初版前言

07

引用来源

— — — — —

第一章	001	无尽的开端
第二章	009	突如其来的文明
第三章	035	天地众神
第四章	059	苏美尔：神的领地
第五章	087	纳菲力姆，火箭中的人
第六章	119	第十二个天体
第七章	139	创世史诗
第八章	161	天国的王权
第九章	177	着陆地球
第十章	195	众神之城
第十一章	215	阿努纳奇的兵变
第十二章	235	创造人类
第十三章	255	众生的末日
第十四章	273	当诸神逃离地球
第十五章	293	地上的王权

在所有用于支撑我们信念的证据中，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就是人类本身。对地球而言，从许多方面来看，现代人类（Modern Man），也即智人（Homo Sapiens），都是一个外来物种。

自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用进化论的强大证据，打击了那些传统的学者和神学家，人们对地球生命来源的追寻，就可以从人类一直回溯到灵长类、哺乳类、脊椎类，以及那之前10亿年前后的更加低等的生命形式。人们推测，那就是生命诞生的初始。

然而当我们真正接触到这些“初始”，当我们深入思考，生命是否也存在于我们星系的其他地方甚至星系之外后，学者们开始为地球孕育了生命的说法感到不安：不知为什么，生命似乎并不该属于这里。如果这一切都只是源于一系列随机的化学反应，那为什么地球生物会有——而且只有一个单一的来源，而不是许多个？

此外，为什么在自然界中含量极为丰富的那些化学元素，在地球上所有生命体内的含量比例却微乎其微？与进化论的观点所要求的恰恰相反，几乎所有这些生命体内含有的化学成分，都是我们的星球所稀缺的。

难道生命是从宇宙中其他地方来到地球的吗？

人类在进化链中所处的位置也是一个困惑。这里，找到了一个破掉的颅骨，那里，找到一个颞骨……起初，学者们还以为人类是在50万年前起源于亚洲。但当更加古老的化石发现之后，人们不得不承认，如果进化就像一个运作中的磨坊，那它的磨盘转动得可比想象中慢多了。猿（Ape），人类的祖先，现已发现出现于令人难以置信的2500万年之前。在东非的考察发现，他们在最早大约1400万年前就开始向类人猿（Hominids）转变。从那时起大约1100万年之后，第一个有资格被称作人的类人猿才真正出现。

被承认为最早的类人猿，“高级南方古猿”（Advanced Australopithecus），在200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于东非相同的地方。之后又花了近百万年的时间才进化为直立人（Homo Erectus）。最后，在另一个90万年后，第一批原始人类（Primitive Man）出现了，他们被称为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他们得名于最早被发现的德国尼安德特河谷

(Neanderthal)。

虽然在尼安德特人和南方古猿之间有着超过200万年的时间，但他们所使用的工具——锋利的锐石——是非常相似的；并且，从外貌上看，他们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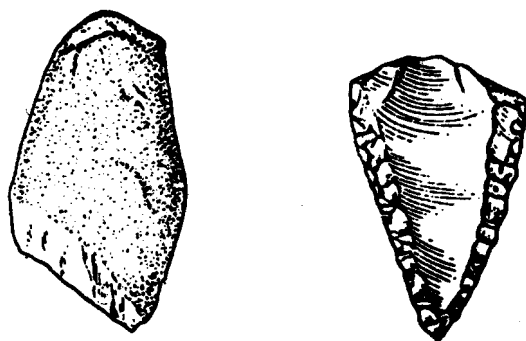


图1

接着，无从解释的事突然发生了：在并不遥远的3.5万年前，人类的另一族群——智人（有思想的人）——出现了，就像他们本来就在那儿一样；随之而来的是尼安德特人从地球表面的突然消失。这些近代人——克罗马农人（CroMagnonman，发现于法国西南部一个同名石窟中）——看上去和我们长得如此相似，如果穿上现代人的服饰，那么他们将遁形于任何一个欧洲或者美国城市的人流中。

因为他们创造的那些宏伟的洞穴壁画，他们起初被叫做穴居人（Cavemen）。事实上，他们能在地球上自由自在地游移，因为他们知道怎样在他们所到之处用石头或兽皮修建棚屋。

百万年来，人类的工具都是形状简单且便于使用的石头，然而克罗马农人却使用木头和兽骨制造出特殊的工具和武器。他们不再是所谓的“裸猿”（Naked Ape），因为他们将兽皮穿在了身上。

他们有自己的社会组织，住在由族长带领的属于自己的氏族中。他们的壁画证明了他们对艺术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感受。有些壁画和雕刻带着明显的宗教色彩，表达了对某位母亲女神（Mother Goddess）的崇拜——在某些时候，她是用新月符号来表示的。他们知道埋葬死者，而且必须这么做。显然，他们已经有了哲学方面的思考，比如生命、死亡，甚至可能还包括了来世。

克罗马农人的出现尽管神秘难解，不过还有更令人困惑的问题：其他现代人的遗迹被陆续发现——从地理位置上包括英国的斯旺司孔人（Swanscombe Man）、德国的施泰因海姆人（Steinheim Man）和意大利的蒙特玛利亚人（Montmaria Man）——说明克罗马农人显然源于25万年前，那些生活在西亚或北非的类现代人的某个古老分支。

现代人的出现比直立人晚70万年，同时又比尼安德特人早20万年，这绝对难以置信的。因为这样一来，智人就如此极端地背离了本应缓慢之极的进化过

程，同时还拥有了许多类似我们才有的功能，比如语言的能力。这与之前的灵长类动物可是完全不同的。

一位很有权威的专家正在研究这一课题，他是狄奥多西·杜布赞斯基教授(Theodosius Dobzhansky)。他的著作《进化中的人类》(*Mankind Evolving*)对这个进化期出现在地球进入冰河时代之际感到极为困惑，因为对进化进程来说，这是最为不利的时期。

他指出：智人完全缺乏此前的物种身上我们已知的一些特征，但又额外拥有一些以前完全没有出现过的新特征。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人有许多近亲和支系，但没有先祖。智人的起源因此成了一个难题。”

那么，现代人的祖先是怎样突然出现在大约30万年前，而不是在经过200万年或300万年的漫长的进化发展之后？我们是否是从其他地方来到地球的？或者，像是《旧约》和其他古代文献所说的那样，是神创造了我们？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文明始于何处，并且查明了它一旦开始以后是如何发展的。但未知的是：为什么文明会突然产生？令现在许多学者郁闷不已的一个证据是：从所有的数据来看，人类都不应该拥有文明。没有任何显著的理由显示，我们应该变得比亚马逊河流域的雨林中，或者新几内亚难以接近的区域中，那些原始部落更加文明和开化。

但是，正如我们被告知的，这些部落成员至今都生活在石器时代，因为他们与世隔绝了。但是，是与什么相隔绝呢？既然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我们想当然地以为的那样，通过他们自己学得科学技术知识呢？然而，真正的困惑，并不是布希曼人(Bushmen，意为“丛林人”，生活在南部非洲，靠狩猎为生，1950年才局部转入农耕社会)的落后，而是我们的先进；因为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如果是按照正常的进化方式，那么，现在人类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种应该是布希曼人，而不是我们。

人类花了200万年的时间，才在使用石头的时候发现，可以通过打磨而让它们变得更为合适和顺手，并由此开始了“工具行业”(tool industries)。那么，何不又再花上200万年去学习如何应用其他材料，然后再用100万年去掌握数学、工程学和天文学？

虽然克罗马农人没有制造出天文望远镜，也不会使用金属，但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带有革命性的文明。他们修建棚屋的能力及灵活性，他们对穿上衣服的渴望，他们制造的工具，他们的艺术作品……凡此种种，都表明这是一个极其突然的高度文明，在为即将向下繁衍的人类文化拉开序幕之后，将是这一进程的无尽延续。

虽然我们的学者还无法解释智人的出现和克罗马农人的文明，但毫无疑问，现在可以肯定这一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是近东。从东方的扎格罗斯山(Zagros Mountains，位于现在伊朗和伊拉克的边境)开始，高地和山脉在一个半弧形里延伸，直到北方的亚拉腊山(Ararat)和托罗斯山(Taurus)，接着向西方和南方扩展，再到黎巴嫩、以色列和叙利亚的山地。在这个区域里，到处都充斥着史前的现代人留下的山洞(见图2：克罗马农人文明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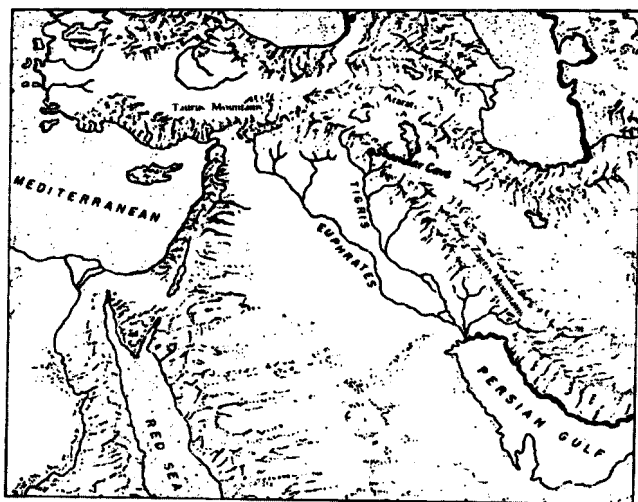


图 2

其中有一个洞穴，沙尼达尔（Shanidar），位于这个半弧形文明圈的东北方。现在，粗犷的库尔德（Kurds）部落利用这些洞穴作他们的庇护之所，并储藏过冬需要的物资。和他们一样，44000年前一个寒冷的晚上，一个7口之家（其中一个是个婴儿）在这里寻找庇护所，并进入了沙尼达尔洞穴。他们的遗体——他们显然是被突然滚落的岩石砸死的——于1957年被拉尔夫·索列基（Ralph Solecki）发现。他进入这个地区寻找早期人类的证据。索列基教授告诉我，共有9具骨骼被发现，只有其中4具被落石击碎。他所发现的可比他预期的要重要得多。当一层一层的碎片被移开，才发现这个洞穴清晰地记录了这一地区从大约10万年到13000年前的人类的生活习性。

这些记录所显示的内容就像洞穴本身一样令人吃惊：人类文化并不是在进步而是在退步。将某个确定值作为标准，每代人都显示出，他们在生活中的开化及文明程度在这一标准之上，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有所倒退。从大约公元前27000年到公元前11000年，这种退化和人口缩减，达到了一个几乎找不到他们居住地的地步。

被假定是气候上的原因，人类在16000年内几乎全部都离开了这整个地区。之后，大约公元前11000年，智人带着新的活力和令人无法相信的更高的文化水平再一次出现了。就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教练，看到即将衰竭的人类游戏，于是派遣了更年轻更优秀的运动员去替代掉老一代一样。

✱

在这几百万年的无尽文明的开端，人类还是自然的儿子。他们靠收集野外的果实、猎捕野兽、捉鸟或是捕鱼为生。但正当人类的定居点变得愈发狭小，正当